

融媒体策划



扫码浏览“人民陆军”公众号相关视频



扫码了解“高原战士”公众号相关故事

策划人语

喜马拉雅山脉南麓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雪山，合抱着墨脱。这里山高崖深、地质复杂，千百年间几乎与世隔绝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赋予了墨脱“莲花秘境”的雅号。漫长岁月里，墨脱的路只有踩出来的羊肠小道、简易的溜索，以及藤桥。驻守这里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官兵所需生活物资，大多靠人背马驮，翻越数座雪山运进来。每次巡逻，对边防官兵来说都是生死险途。踏上通往执勤点的路，官兵要穿越原始森林和皑皑雪山，窄处仅容一人行，绝壁深谷在侧、蚂蟥毒虫横行，朝顶烈日、夜宿深山，行走一天，仿佛经历四季。2013年，墨脱公路建成通车。从那时起，封闭千年的墨脱揭开了神秘面纱。今天，脚板上的墨脱已变成车轮上的墨脱，但边防军人的忠诚坚守亘古不变。唱着《当兵守墨脱》，一茬茬官兵将自己的青春故事“写”在了巡逻路上，用脚步丈量着对祖国的热爱。“高山伴我站岗，河水陪我巡逻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青春在火热的军营淬火……”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每一句歌词背后都有一段边防官兵的青春回忆。

青春对话

对话人物：墨脱边防某团大学生士兵 李驰 连线记者：贺逸舒

“学会豪饮这种孤独”

记者：你刚来墨脱时什么感受？ 李驰：这边比较闭塞、荒凉。因为在喜马拉雅山的迎风坡，这里一年有一两百天要下雨，在山上衣服湿了干，干了湿。上衣可以脱了烤，裤子不行。湿衣服糊在身上，膝盖和腿有时候会痛。不过，待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 记者：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 李驰：散文、诗歌、历史，什么书都能看一点儿，最喜欢《围城》和《飞鸟集》。因为这边经常会断网，人闲下来了就喜欢拿本书翻一翻。我最近在看《天空坐满了石头》。作者是一位军人，在西藏待过，我感觉能读懂他的故事。书中有几篇我都会背，比如写父亲那篇，特别符合一个当兵人的感觉。 记者：你觉得这边最苦的是什么？ 李驰：训练起来倒不苦，最苦的是与世隔绝的那种孤独。这几年中秋节都在巡逻路上，看着月亮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真不想家了。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日子。但在边防待久了，你会渐渐适应这种孤独。有一天，你学会豪饮这种孤独了，便是一名真正的边防军人了。

无言战友

自从卡其走了，于振武就多了一个习惯，不时眯着眼睛望着星空发呆。于振武是傈僳族人。傈僳人相信，每一个生命消失后都会化作一颗星星，挂在夜空里。于振武一直在找卡其化身的那颗星星。卡其是条军犬。2008年夏天，刚满两岁的卡其来到怒江边防，和戍边官兵们生活在一起。2012年3月，连队组织巡逻界碑。巡逻队中途夜宿野外。凌晨，一头硕大的黑熊闯进宿营地。卡其飞速跑进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

墨脱的路。

采访手记

听到《当兵守墨脱》这首歌时，周国仁正走在巡逻路上。那时候，周国仁还是新兵，刚进墨脱3个多月。仿佛是前后脚，这首出自原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，追着他的脚步也来到了这里。一名新兵和一首新歌，就这样在墨脱相

遇了。如今，新兵成了老兵，新歌也成了老歌。他们结伴而行，在墨脱边防一走就是21年，成了彼此的知音和代言人。歌敲打在心坎里，脚走在巡逻路上。这首歌，对于墨脱边防某团这位二级军士长来说，“每一句歌词都在路上”。

每一句歌词都在路上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



李驰在学习中。

“最美的风景，其实是心中的风景”

在新兵眼里早已活成一道风景的周国仁，喜欢这样介绍自己：“走过墨脱最远的路，见过墨脱最美的风景。”“高山伴我站岗，河水陪我巡逻……”在这位老兵眼里，那些最美的风景，全都在《当兵守墨脱》这首歌里。“同一座山，同一条河，时间不同，风景也不同。”歌唱的遍数多了，周国仁说起话来不仅充满哲理，更充满诗意。出发时，他们迎着朝阳，“灿烂的阳光为前进的路铺上一层金毯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美”；返回时，夕阳照在他们的背上，“树木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指向回家的方向，那是一种静谧的美”；有时赶上下雨，他们便“躲在岩石缝中一边哼着歌避雨，一边欣赏雨打芭蕉的美景”……

新兵们总是在周国仁这样诗情画意的描述中，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巡逻任务。直到真正走了一趟，他们才真正读懂“刻”在这位老兵身上的一道道风景。那是攀登多雄拉雪山时冻得通红的手，那是过原始森林时被蚂蚁咬得鲜血淋漓的腿，那是走在骡马道上被鹅卵石磕得几乎翻了盖的脚趾甲……“都说西藏苦呀，最苦是墨脱……”在墨脱待得越久，周国仁越觉得歌里唱的这“苦”其实透着甜。在新兵眼里“越来越短”的巡逻路，在他眼中变得“越来越长”，短到“只有一颗心的距离，一头连着家，一头连着国”。

“多少人能有机会同时抚摸界碑上的国徽和怀里揣着的全家福，又有多少人用脚步反复丈量着忠诚和热爱？”巡逻路上，疲惫的时候，周国仁喜欢这样动员，说给新兵们听，也说给自己听。“最美的风景，其实是心中的风景。”他说，“心中有家国，处处是美景。”

“墨脱的故事里，有我们的青春”

曾经有人问周国仁，墨脱对于他意味着什么？周国仁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这里是我的青春地标，我人生中最蓬勃旺盛的一段生命，全是它的记忆。”“风里来呀，雨里去。青春在火热的军营淬火。”正如歌中唱的那样，周国仁的青春，早已化作奋斗拼搏的血



图①：作为连队最老的兵，周国仁见过墨脱最美的风景；图②：连续18年，周国仁坚持义务给背崩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上课；图③：和营区的军犬玩耍，周国仁享受这简单的快乐；图④：独自一人时，周国仁喜欢望着远方的雪山思考；图⑤：每隔一段时间，周国仁（中）都会找新战士们谈心。 李金涛、王添昊摄

汗，浇筑在这遥远的边陲之地。

“生活是刀耕火种，运输是人背马驮。”周国仁至今记得1999年的夏天，自己背着沉甸甸的行李，拄着手杖，跟着老兵一路跋涉来到墨脱时的情景。那时候，路还没修通，许多物资运不上来，他们自己种菜，养猪，砍木头，修房子。

墨脱的菜地里长满了各地的“特产”，它们是官兵从各个地方带来的。即使现在道路畅通，物资充裕，早年自力更生养成的这种习惯也始终保持着。中士李驰过年休假回家，战友打电话说想要种玉米，他驱车跑了几百公里找优质种子……

就像一颗颗种子不远千里来到墨脱，一代代官兵也在墨脱扎下根来。

许多大学生士兵原本只是想当兵锻炼几年，没想到到了墨脱，便再也不想走了。为什么这里具有如此魔力？周国仁说，那是因为与墨脱充分“碰撞”的青春，洋溢着从未有过的价值和幸福。

2019年，是周国仁在墨脱当兵第

20年。这一年，墨脱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。随着公路的畅通，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在墨脱的路上，越来越多的墨脱人走出了大山。

“我特别自豪的是，墨脱的故事里，有我们的青春。”他说。

“最想说的话、最想讲的故事，全在这首歌里”

墨脱的新兵有两堂特色“必修课”。一堂是音乐课，跟周国仁一起学唱《当兵守墨脱》；另一堂是教育课，听周国仁讲守墨脱的故事。

在周国仁看来，两堂课其实是同一堂课。“最想说的话、最想讲的故事，全在这首歌里。”他讲巡逻路上的难和险，讲30名战友的壮烈牺牲，但从来不忘以这段昂扬的旋律结尾：“创业带来欢乐，训练驱走寂寞。军营为家比奉献，生命在祖国的边疆开拓……”这是军人该有的阳光和豪迈。每

天早晨，广播里《当兵守墨脱》的旋律响起，周国仁会一边迅速起身收拾东西，一边跟着哼唱。20多年来，周国仁不仅把这份阳光和豪迈传递给一茬茬新兵，还传递给一茬茬大山里的少年。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传唱《当兵守墨脱》。去当地村庄放电影的时候，他教这首歌；在背崩乡中心小学的教室里，他一字一句教唱这首歌……

近20年来，周国仁先后帮助近200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。如今，那些他帮助过的少年不少已经学业有成。他们中，有的回到当地成为一名老师，有的参军入伍，守卫在祖国大江南北。

这些消息，如同一首首动人的军歌，让这位老兵欣慰、陶醉。

看看阳光洒在背崩乡中心小学门口的解放军塑像上，听着教室里传来稚嫩的歌声，周国仁再次许下诺言：“只要允许，我将在这里一直守下去、走下去。”（采访中得到马军、米毅、吴家豪、廖杰的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） 本版栏头设计：苏鹏

冲过去抱起卡其，眼睁睁地看着它停止了呼吸。

那天晚上，于振武亲手埋葬了这位相处了11年的“战友”。他呆坐在卡其坟前，仰望着星空，细数天上的星星。他相信卡其一定会在天上默默注视着它。

上图：卡其与官兵在巡逻途中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归途

◇ 戒指脚印。



◇ 被困的小戒指。



更多视频故事，请扫码观看。

有一种邂逅纯美如浪花——

“欢迎你们再回故乡”

■本期观察 薛成清 陈竹飞

仲夏清晨，浪花拍打着银滩。一串长长的足印，由近至远延伸至晶莹的浪花中。

西沙琛航岛，一队守岛官兵正在沙滩巡逻。行至这串脚印旁，大家你看着我、我你看你。

此刻，带队的南部战区海军琛航岛守备营上士杨权威，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守岛10年了，每年这个季节，他都会与沙滩上的这些脚印“亲密邂逅”。“老朋友又回家了。”望着远处翻卷的浪花，这位老兵眼中燃起暖暖的光。

琛航岛远离大陆，这里却是南海珍稀动物——玳瑁，繁衍生息的故乡。

盛夏，风平浪静的夜晚，“玳瑁妈妈”们成群结队爬上岛礁沙滩产卵。几小时后，这些原本就出生在这里的玳瑁便会返回大海。沙滩上，它们留下一串串长长的脚印。

杨权威依稀记得，多年前那个清晨，同一片沙滩上，班长周亮向自己介绍这些脚印时兴奋的表情。后来，每一次与“脚印”不期而遇，他和战友都会感到别样的惊喜。特别是当他们目送一个个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奋力爬向大海，内心更是溢满感动。

翌日便是周末，吃过晚饭，杨权威叫上自己的中士张文生到营区外的沙滩散步。有了前一天的经历，杨权威的眼睛不时环顾着四周。

“快看那边是什么？”皎洁月光下，顺着张文生手指的方向，杨权威注意到远处沙滩上，“一团黑影在蠕动”。两人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杨权威打开手机电筒一照：那是一只被渔网围住的玳瑁。

“这小家伙遇上麻烦了。”两人走上前一瞧，一只长约40厘米的小玳瑁，浑身上下被渔网缠了好几圈，四肢还在不停挣扎着。

杨权威用手摸了摸玳瑁的身体，语气焦急：“应该被困很久了，它的头和爪子都是干的，得赶紧想办法。”

听罢此话，张文生也挠着脑袋干着急。两人合计了一下，决定分头行动——杨权威回营取来水桶，将海水轻柔地浇在玳瑁身上；张文生跑回宿舍拿来剪刀，轻轻剪去缠绕在玳瑁身上的网线。

也许是懂得了水兵的爱心，小玳瑁不再挣扎。不久，张文生将最后一根网线从玳瑁身上移除。手电筒光照下，它开始摆动四肢，慢慢地向海边爬去。

“再会了朋友。”望着玳瑁消失在墨色海水中的身影，杨权威不禁对着海面喊道：“大海是你的家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欢迎你再回故乡！”

杨权威的微信朋友圈中，珍藏着许多脚印照片。“愿这片海被温柔以待。”微信签名档中，他留下这样一段感言。守岛老兵的内心，自己守护着岛礁，也要守护岛上每一个生命，因为“这里的每一种邂逅都很美”。

受自然环境影响，在琛航岛的故乡琛航岛，这些小生命的存活率并不高，海鸟、沙蟹等“狩猎者”一直是小玳瑁的天敌。

每一次官兵们邂逅沙滩上的脚印，都会“按图索骥”找到玳瑁产卵的地方，用各种方法为“玳瑁宝宝”创造一个安逸的“家”。

“有一次涨大潮，我们巡逻时发现一个玳瑁蛋即将被海水淹没，立即把几十个玳瑁蛋转移到安全地带。”上等兵杨超武说，每当他们在沙滩上遇到受伤玳瑁幼仔，都会小心翼翼将其放进水桶中，再统一转运至西沙甘泉岛的“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站”。

今天，在海洋科研人员的守护下，一群群玳瑁生生不息，健康成长。因为守岛官兵的关爱，岛礁生态环境极大改善，越来越多的“玳瑁妈妈”回到岛上产卵。在官兵们心中，没有什么比邂逅沙滩上的脚印，更开心的事了。

双手轻轻地捧起浪花，看着它们在碧波中享受着畅游的快乐，官兵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哼起那首轻快的歌：“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爬在沙滩上，教着浪花一朵朵……”

数着星星找寻你

■韦启伦 邹建文

一次晚餐后，于振武剥好橘子喂卡其，卡其没有像平常那样摇着尾巴扑上来，只是嗅了嗅便趴了下去。一种不祥预感袭来，于振武赶紧送卡其去卫生间。检查发现，卡其肚里长了肿瘤。“救救卡其吧！”于振武恳求道。医生说，卡其“年事已高”，实施手术成功概率极低。那些天，每天看着被病痛折磨的卡其无精打采、无助地呜咽，于振武心如刀绞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多开小灶，

让它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吃得好些。

不久，卡其腹部的肿瘤已有拳头大小，开始化脓。于振武用双氧水给卡其清理创口，卡其不挣扎也不嚎叫。意识到卡其来日不多，大家都暗暗祈祷，盼望它能多活几天。

一个星期天，卡其晚饭后便没了踪影。于振武心急如焚四处寻找，终于在月季花丛下发现了它。卡其趴在那里，艰难地昂起头，看到于振武的身影，又缓缓地垂了下来。于振武